



2014

品成都

2014 PIN CHENGDU

成都传媒集团 编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2014 · 品成都

成都传媒集团 编

2014 · P I N C H E N G D U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2014·品成都 / 成都传媒集团编. -- 成都：
成都时代出版社，2015.3

ISBN 978-7-5464-1331-0

I. ①2… II. ①成… III. ①文化史—成都市 IV.
①K297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42330号

2014·品成都

2014·PIN CHENGDU

成都传媒集团 编

出品人 石碧川
责任编辑 张巧
责任校对 李佳
装帧设计 成都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责任印制 干燕飞
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（028）86742352（编辑部）
（028）86615250（发行部）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规 格 170mm×260mm
印 张 22.25
字 数 300千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1331-0
定 价 48.00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：（028）84251592

代 序



2014年已经接近尾声，在这一年中，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所属媒体在报道时事新闻、传播优秀文化、推广城市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同时生产积淀了大量优秀的新闻报道作品和文化宣传作品。

这本即将付梓的《2014·品成都》，展示了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新的时代焕发出的崭新面貌。这既是一次对成都历史文化的品鉴，又是一次对成都发展之路的探讨；既是一次对成都优秀文化的丰富展示，又是一次对成都城市魅力的生动分享。

《2014·品成都》一书荟萃成都传媒集团各新闻媒体单位在一年以来文化专栏（或副刊、增刊）中发表的优秀文化类作品，展现成都历史文化丰厚底蕴，展示成都现代文化创意创新，凸显城市文化魅力。如“谈古论今说楹联”“穿行博物馆 看千年成都”“好记者讲好故事”“争光成都人”等专题作品。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一个“你不知道的成都”和一个让你想要更加了解、更加亲近的成都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经 济

- 成都工业的光荣与梦想 / 2
- 永远的天府之国恒久的守卫城市 / 15
- 留住城市的工业文脉 / 27
- 商街到商圈 繁华逾千年 / 46

第二章 文 化

- 成都文化中的创意基因 / 54
- 从街巷触摸成都历史文化年轮 / 62
- 深阅读 读川剧 / 74
- 谈古论今说楹联 / 87
- 大家写给青年朋友们的一封信 / 92
- 写好字 做好人 / 110
- 对话自然 / 113
- 音乐 我们的灵魂 / 124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三章 文 物

- 穿行博物馆 看成都千年 / 144
- 成都地理新发现 / 151
- 138件文物展开蜀中体育历史画卷 / 166
- 文物揭示古代成都人 咋“讲卫生” / 170
- 北周文王碑 全国唯一的北周碑刻 / 175

第四章 人 物

- 王光祈 从革命启蒙者到音乐家 / 182
- 尹昌衡 半生戎马 半生诗文的传奇 / 187
- 彭家珍 先烈之血 革命之花 / 192
- 吴虞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/ 197
- 李一氓 诗书双绝的革命家 / 202
- 张采芹 四川美术协会创立者 / 206
- 马识途 先生百岁不老 / 211
- 那些留芳百世的成都中医名家 / 215
- 张大千的成都岁月 / 223
- 争光成都人 / 227
- 好记者讲好故事 / 247

第五章 建筑

两千三百年 一座城池 / 270

触摸九段古城墙 追忆成都往事 / 272

词墨中的成都城楼 / 276

古桥上百座 美诗千万首 / 280

建筑之变 刻下城市年轮 / 284

陕西会馆 老建筑的保存秘诀 / 289

邱家祠堂 “湖广填川”民居样本 / 294

川大老建筑 百年风华 / 299

大千两故居 大“隐”于市 / 304

第六章 民俗

经典与民俗中的成都端午 / 312

成都童谣 大道至简 / 320

川人的多彩民俗 邮票记录几许? / 338

重新发现故乡 / 343

CHAPTER 1

第一章 | 经济
ECONOMY

01 | 成都工业的 光荣与梦想

上世纪50年代，16.4平方千米的成都东郊，曾为我国电子、机电工业集中发展区。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的9项电子工业，4项集中在成都东郊。这里曾是四川工业的骄傲，当时四川省的13个重点工业项目，成都东郊占了一半以上。

60至70年代，国家实施“三线建设”和“三线调迁”，一批大中型骨干军工企业在蓉兴建投产。在后来鼎盛时期，成都成为当时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生产基地、世界第四大光学材料生产基地和全国四大电子工业生产基地之一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成都工业也迎来了鼎盛时代——在东郊不足4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，从业人员达15.3万人。1990年，东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2.4%，占全市国企工业总产值的75%以上。成都东郊工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：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，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，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%……



三官堂：成都工业文明发祥地

成都三官堂本来是一处道教庙宇，也称“三元宫”，供奉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庙宇早已荡然无存，只有名字流传下来。位于三官堂街的碉楼，还无声地印证着四川近代工业的沧桑。

1876年山东巡抚丁宝楨奉调四川总督。针对四川的闭塞与落后现状，他上摺请带山东机器局总理徐建寅前往四川，自办机器制造局。丁宝楨在山东巡抚任期内，就成立山东机器局，并擒杀慈禧太后宠信的安德海，闻名天下。当时四川“勇营习用洋枪，均须购自上海洋行，且不知修理之法，稍有损坏，即成废物”。鉴于此，丁宝楨开始自办机器制造。

四川机器局于1878年4月正式建成投产，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并施工的早期工业建筑，采用传统抬梁式木结构。其时可生产西方的单动步枪，但其后发展颇为曲折，至1880年后才进入稳定生产期。其后再经波折，几度易手，但一直没有停止生产。四川机器局主要仿制国外武器，1882年就能仿制英国的马梯尼步枪，其后更能仿造加特林机枪、毛瑟步枪、手枪、水冷重机枪、轻型火炮等，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四川机械工业的发展。

1905年新建的四川机器局，由德国格兰公司邵尔茨菲力克设计，采用德国建筑风格，钢屋架砖墙承重的混合结构。一位专家介绍：“当时建新厂（四川机械局）的砖、水泥以及机器等均来自德国进口。同样由德国人设计的还有1906年在高攀桥附近修建的白药厂，较早把西方建筑艺术带到内地，而且反映了洋务运动对四川的影响，具有比较高的价值。”

后来四川军政府成立四川造兵局，下属两个厂。原机器局为第一厂，兵工厂为第二厂。1913年造兵局裁撤，兵工厂定名为“陆军部四川兵工厂”，原机器局被称为“兵工分厂”。兵工厂

成立于1910年，设于成都东门外岷江之北三官堂，全厂面积共260亩。碉楼就在厂区边。

四川省的机器制造业也始于四川机器局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，四川的官办工业带动了一部分官僚、地主和商人投资近代工业企业。据《四川近代史稿》统计，1891年至1911年间，四川共创办119个近代工业企业，遍及矿业、制药、印刷、纺织等20多个行业。傅崇矩《成都通览》记载：“成都之以机器制造物件者，自丁文诚公督川时创办之机器制造局为始。现在已大加扩充，银元局、造币厂、劝工局、制革公司、火柴官厂、机器新厂、白药厂、官报书局等继之而起。现在又有商办之印刷公司、文伦书局、电灯公司、攻木公司、自来水公司、造纸公司、天成工厂等，均各办机器，以擅胜场。”

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，我来到原南光机械厂门口，看到标有“成都三官堂街31号附1号”的路牌。碉楼上的铭牌显示，碉楼建于1877年。2009年8月被市政府列为“成都市优秀近现代建筑”。成都曾经有4座碉楼，三官堂的碉楼是市区现存唯一的老碉楼。

碉楼共3层，高约5米，底层内径有8米左右，均用大块青砖砌成，墙体厚约2尺。碉楼上留有射击孔、瞭望孔等，第三层设有4个炮台，碉楼底层的4个孔眼为红色砂岩凿成，均被人用水泥封堵。碉楼顶端长满杂草，随风摇曳。

这座碉楼不但是洋务运动在成都遗存的纪念碑，而且是近代本土化工业的见证。

❖ 春熙路电灯溯源

成都早期的街灯均是油灯，由警察雇佣的更夫负责明灭。油灯安装在间隔不远的一根根矮柱子上，每晚点燃。所有住户都必



须支付“油灯捐”，但灯光十分昏暗。

1879年（清光绪五年），中国第一盏电灯在上海问世。1905年，四川总督锡良购买蒸汽发电机一台，以成都银元局为“厂房”，具体地点在成都东门金水河流出城的拱背桥处的银元局。锡良在督院内点亮了四川的第一盏电灯，翻开了天府之国用电的历史。

但是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0辑中刘东父先生的《四川兵工厂、造币厂的建立》记载，则是在1904年“开始试行发电，创设电灯，约可照明2000盏左右，成都之有电灯自此始”。

自锡良始，经过3年时间酝酿，电灯才从壁垒森严的官府进入民众视野。1908年，成都商户看准这个商机，集资在劝业场成立了四川第一家公用电灯公司——劝业场发灯部（到1911年，先后建成劝业场发灯部、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和重庆烛川公司）。这一新生事物吸引了无数好奇的眼睛，然而真正推广时，人们又难以接受。当“厂设城内，见烟囱之高峙，闻机声之震动，始而惊异，继而干涉，煞费调解，始得相安”。电厂“立一杆，街众谓妨碍风水；架一电线，用户谓招致盗贼，其对室内装置任意移动或加玩弄，触电伤人……兴讼之事每岁有之。”警察不得不发布公告，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谣言。

终究时代大势成为主流。后来每至傍晚，市民扶老携幼，成群结队，齐聚灯下等候“燃灯”。当电灯突然一亮，欢呼声此起彼伏，经久不息。

民国时担任过成都治安警察的谢开体老人著文指出：1928年，成都工商业逐渐发达，陕西人陈维伯承头集资30万元成立的启明电灯公司有了一定发展，故在总府街、上东大街、春熙路、劝业场架设电线，安装电灯，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发电。1931年，军政界大员们逐渐投资电厂，邓锡侯的师、旅长马德斋、谢德堪创办“新业水电发电厂”，资本号称50万元。彭植先、刘俊逸等

在科甲巷成立“光明电灯公司”，投资10万元，装有24千瓦的电机两部，供给春熙路、城守街、西御街、皇城坝等地的电灯。

抗日战争打响后，上述一些电灯公司先后与启明电灯公司合并，直到1949年后改为国营电灯公司。

❖ 闷墩儿与梁师傅

东郊的焊工，技术最过硬、人数也最多的，当属五冶。原矗立在水碾河街心花园的著名雕塑《建设者》，就是以五冶电焊工人为原型塑造的。在东郊国防工厂中，焊工属于配套性工种，相对于车、钳、铣、刨、磨等普通工种来，那就是凤毛麟角。

老梁师徒就是这少数人中出色的一对。师傅老梁，志愿军转业来厂，年年被评为厂先进，关键性的焊工活儿总是离不得老梁。徒弟小赵，知青身份招进厂，人长得五大三粗又不爱说话，得了个“闷墩儿”的绰号。工友们都说，闷墩儿跟到老梁算有福，老梁的焊工技术在附近几个厂都有名，老梁为人又豁达，闷墩儿一定能学到真技术。然而，良马也有失蹄时，老梁属于“自学成才”，在焊接天然气管道时暴露了他的弱点。厂里的燃气管道是五冶承建的，平日的维修或接支线管道，得靠工厂自己的人。燃气管道焊接要求极严，完工后要经过仪器检验和试压等一系列检验，接缝中出现微小的气孔都不合格。老梁就栽在这点上。他的焊活儿看上去很漂亮，焊缝呈均匀的鱼鳞纹，却总不能完全克服细微的沙眼。

一天中午，老梁弄了瓶峡山二曲与徒弟畅饮，语重心长地对闷墩儿说：师傅没长进了，能教你的都教了。师傅这辈子吃亏在文化浅，干焊工这活儿全是自己摸索的，但过经过脉的地方就要现眼。你一定要超过师傅才对……闷墩儿只顾喝闷酒，老梁知道徒弟是螺蛳有肉在肚子里，没再多说。那天师徒俩都整醉了。



不久，老梁就提前退休让儿子顶替进了厂。闷墩儿做了焊工师傅，话更少了，开会都拿本书在看；平日没活儿干时，就从废品库拣些各种形状的废铜烂铁来焊，电焊条领了一包又一包。材料员怀疑闷墩儿干私活，汇报到工段长那里，工段长见闷墩儿焊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很生气，说他无事找事，浪费材料。闷墩儿并不过多解释，嘟嘟囔囔冒了一句：神枪手还是拿子弹堆出来的呢！

几年后，厂里扩建化工车间，闷墩儿平日下的苦工夫终于显出了作用，蛛网一样的管道全是闷墩儿和他的徒弟焊接的，工厂由此节约了一大笔开支。

东郊：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辉煌记忆

■ 现代工业从东郊起步

成都自来是一座消费型城市，现代工业在这块土地上几乎是空白。成都乃至川西地区的现代工业主要是从东郊起步的。

东郊是老成都的地理概念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政府在府河东岸方圆4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，陆续建设了169户机械、电子、冶金、纺织等大中型企业。“一五”期间国家156个重点项目，有8个在此地落户，其中包括航空、航天等重点军工企业。

当年的工厂几乎以二环路为骨架，分布在道路两侧。从沙河三洞桥往东南，沿线大厂有512厂、量具刀具厂、轴承厂、40厂、68厂、电焊机厂、69厂、107厂、6号厂、7号厂、82厂、106厂、35厂、制药厂、棉纺织厂、配件厂、420厂、无缝钢管厂等。离得稍远的有机车车辆厂、热电厂等。对成都人来说，东郊曾是近乎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地方；东郊职工被视为“工人贵族”；那些以邮政信箱为代号的厂，更令人向往，工作要以进信箱厂为荣，对象要找信箱厂的青工。这些军工厂自身也的确有神

秘感：工资中含有保密费，每个厂有三个名称，对内用代号，对外有名称，通讯用信箱。比如69信箱，厂名叫“新兴仪器厂”，内部代号则是719。如果对外通信，内部代号不允许出现在信封上。各厂都是一个相对的“独立王国”，购物有商店，看病有医院，还有子弟学校，职工子女可以从幼儿园读到大学。大学是根据毛泽东1968年的指示办起来的，所以又称“七二一大学”。到1977年恢复高考，这些厂办大学才寿终正寝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东郊15万高素质的产业工人，为成都经济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，作出了巨大贡献。直到1990年，民营经济大发展而东郊大企业开始衰退，东郊的工业总产值依然达到全市工业的52%，占国有企业的75%以上。

东郊是成都版图上一方火红的土地，奏响过激动人心的工业交响乐。随着城市扩展，从2001年起，市政府用五六年时间，将东郊境内的大中型企业全部迁走。“东郊”遗迹只有在老715厂的旧址还能看到一斑，一座“东郊工业博物馆”，仍在讲述已经远去的东郊故事。

■ 沙河滋养现代化工厂

大致与二环路并行的沙河，是东郊的血管，源源不断为工厂送来必需的生产用水。

沙河原名“升仙水”，最初的源头在城北升仙山（也称“凤凰山”）。不过现代沙河水源于都江堰。沙河在城北洞子口的府河拐弯处分流，向东南经驷马桥、三洞桥、踏水桥、麻石桥、杉板桥、跳蹬河桥，再过多宝寺、五桂桥、塔子山、沙河堡，最后回到府河，全长22.22千米。东郊大大小小的工厂就集中在沙河的中下游沿线，为的是取水方便。

1953年，正值经济发展的“一五”期间，国家决定在成都建设一批大型企业，参与援建的苏联专家一眼瞄上沙河，认为它



足以解决工业用水问题。当时的沙河因年久失修，河道淤塞，垃圾成山，最窄处不足两米宽；冬天只有潺潺细流，夏季又洪水四溢。从水利部到省水利厅，都制订了周密的改造计划和标准。从1954年底开始，政府动员机关干部、学生和沙河沿线工人、农民，包括建设中的东郊各企业的职工和家属，组成改造沙河的十万大军，经过近三年艰苦奋斗，耗资400多万元，终于建成一条既能满足东郊农业灌溉，又能保障沿线100多家工厂用水的新沙河。同时，陆续在沿河两岸种植了40余万株树木，包括3.8万余株悬铃木（俗称“法国梧桐”）、9万余株杨树和桉木。如今许多悬铃木已长成参天大树，使沙河形成了一条绿色长廊。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沙河的治理，滋养了东郊一大批现代化的企业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进厂，先被派到冷冻站劳动，这是为全厂供冷气的地方。工厂在沙河边建了个沉淀池，专门抽沙河水澄清以作冷冻机所需的循环水。我在冷冻站上班两个月，懂得了沙河水对工厂的重要。

■ 老外慢慢走进东郊

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，府河上的一号桥、二号桥、东风大桥等处，分别立着方形的水泥牌子，上面用中、英、俄、法、德、日等多国文字写着同样的内容：“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！”外国人（50年代苏联专家除外）一律被挡在府河西岸。因为他们一旦过桥，就等于踏上了东郊，而东郊集中的不仅是现代化工厂，更有一批军工企业。所以东郊除了是地理概念，还是个军事工业的代名词。

然而“老外”还是来了。我曾三次看到他们往东郊来，最终一步步深入东郊。

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来东郊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。一天

下午，我从城里走到一号桥头的木材加工厂（现解放军医院门口），看到一男一女两个老外已走到桥中间，他们颈项上挂着相机，边走边指点。那年月成都的外国人少得很，东郊根本没老外的踪影，加之几年前才批过安东尼奥尼，所以好些人对挂着相机的这两人很好奇。我也跟在后面观察，看见一个中年人挡住两个老外比比划划说了好一阵，两个老外悻悻地转了身，向红星路的方向去了。

第二次看到外国人时，他们已经过河了。改革开放不久，一号桥东岸今通美大厦的地方，有人用石棉瓦盖起简易棚子，开了个大茶铺，许多退休老人喝茶，一批川剧票友每晚在茶铺里打围鼓。有天我也被吸引去了，见茶桌前已围了七八个外国人，在充满叶子烟味的人群中，似乎陶醉于川剧，一个小伙子边听戏文边端起茶碗。我第二次看到外国人，他们已经正式走进东郊，但已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异类。

没过两年，我就在东郊腹地第三次看到外国人：先是出入电子科大的外教或学生，后来有外商进了东郊的工厂，后来我所在的厂里也来了外商。时代真是变了，外国人深入东郊，是改革开放前绝对不可想象的。老外进东郊不仅是国际冷战结束的标志，而且是中国走向世界、成都走向世界的开端。

不知府河几座桥头那块有多种文字的警示牌是什么时候拆除的，但是我们明白，东郊迈进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。

红红火火大会战

“大会战”原本是个军事术语，指军队组织实施的重大战役。上世纪50年代后，这个词汇被转移到了工业建设上。铁人王进喜和成千上万石油工人在松辽平原展开的石油大会战，曾经是新中国工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。随着“工业学大庆”的号召